



且行且思

“羊圈”里的转变

新邵县龙溪铺镇中学 贺锐



午休铃响前,心理咨询室迎来了初三(3)班的小娜。这位因向老师报告同学私带手机而遭受排挤的学生,低着头说:“原来做个诚实的人,代价这么高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两周来积压的委屈。

我递给她一杯温水,耐心地听她倾诉心中的委屈和苦闷,建立起信任和理解的基础。

在接下来的团体辅导课上,我把教室布置成“羊圈”。学生们分别

扮演“狼”和“白羊”——“狼”代表欺凌者,“白羊”则是被欺凌者或旁观者。在“羊圈”的隐喻中,“狼”喜欢控制他人来获得虚假的自我认同,而“白羊”的沉默实际上是对欺凌行为的默许,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。通过角色扮演,学生们亲身体会到当“狼”的代价,明白旁观者的“白羊”是如何成为伤害的帮凶。团辅活动结束后,这个“羊圈”的隐喻已深深印在每个人心里。

我特意找班上几个“狼”单独

谈话。没有说教,而是从青春期心理特点入手,引导他们追溯每次欺凌背后的情绪动因。当他们眼中流露出困惑时,我抓住这份难得的自省,建议他们用绘画表达难以言说的情绪。渐渐地,画纸上张牙舞爪的线条变得柔和,他们用文字记录对小娜的歉意,在日记里写下:“原来伤害别人时,自己也在受伤。”

“羊圈守护者”互助小组在班上成立,小娜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

其中。当她看到有同学因为考试失败而哭泣时,她会主动递上一张纸巾;在课堂讨论中,她会引导同学们认真倾听不同的意见。曾经被贴上“狼”标签的孩子,正逐渐被新的班级记忆替代。

心理信箱收到一封小娜的来信,信中提到她收到了同学们道歉的糖果,和画着两只小羊的彩纸。她将糖果慢慢融化在嘴里,用宽容与理解去释怀,让这段经历成为毕业季最清甜的回忆。



武冈市第一中学 陈云龙
折扇情 我喜欢在课余写字,算不上书法,只是繁忙中的消遣。写得久了,便萌生了“创作”的念头,虽非专业,却也乐在其中。

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,学生王小帆找到我说不想读书了,家里负担不起,自己成绩不好,心理压力大,想休学南下打工。

作为班主任,我决心留住他。我发动科任老师轮番找他谈话,鼓励他面对困难,并帮助他申请了助学金。

王小帆终于留下来了。他比以前更勤奋,也更懂事。月考时,他的成绩进步飞速。为了鼓励他,也为了激励更多学生,我特意在元旦晚会上表扬了他。

期末考试前,王小帆来到办公室,腼腆地说:“老师,如果我还能进步,您能送我一份礼物吗?”我笑着问:“想要什么?”他眼睛一亮:“您写的字,行吗?”

这倒让我犯了难——送什么好?偶然在文具店看到一沓素白折扇,灵光一闪:就是它了。我买了几把折扇,做工精致,雪白的宣纸扇面上洒着点点金粉。

成绩公布那天,王小帆闯进了年级前一百二十名。放假前,我在全班面前将题有“久久为功,必能大成”的折扇递给他,教室里掌声雷动。

后来,他考上了郑州大学。二十年过去,他仍常提起那把折扇,那八个字成了他的座右铭。

自那以后,每年班级里进步最大的学生都会得到我的礼物——书法折扇。每一把折扇的后面,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,历久弥新。

黑板上的拼音小太阳

娄底市第四完全小学 刘小妮

语文课上,小林用橡皮反复擦拭拼音本上写歪的“b”。纸页被擦出毛边,像只委屈的小兽。见我走近,他慌忙把本子塞进抽屉,手指上还沾着铅笔灰。

小林学拼音格外吃力。上周教“p”的发音,他抿着嘴怎么也送不出气,急得眼眶发红。课后我留他单独练习,他忽然指着黑板上的拼音说:“老师,这个‘q’像不像打羽毛球的球拍?”那一刻,我注意到,他眼神里绽放着别样的光彩。

后来教“ai”时,我在黑板上画了两个牵手的小人,解释这是“a”和“i”的友谊。我惊喜地发现,小林课本上的每个“ai”都被改画成憨态可掬的小熊,歪歪扭扭却认

真得可爱。当我请同学上台拼读时,他犹豫地举了手又缩回,像只胆小的蜗牛。

“小林来试试吧。”我放轻声音。他站起来时碰响了椅子,全班的目光让他的耳朵尖都红透了。“āi, ái, āi, ái”他盯着黑板,发音像走钢丝般小心翼翼,最后一个发音带着颤音。念完后他立即把头埋进臂弯,却忘了合上画满小熊的课本。

放学时,他磨蹭到最后,举着本子问我:“老师,这个‘ui’能画成小火车吗?”他指着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字母,每个竖线都多出个小尾巴,像刚破壳的雏鸟。我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当老师时,也曾想把拼音变成魔法。原

来在每个孩子眼里,字母都有不同的模样:“m”是连绵的小山,“f”是爷爷的拐杖,“ü”带着可爱的小墨镜。

夕阳给黑板镀上金边,那些拼音仿佛活了过来。我在小林的本子上画了颗小太阳,写道:“你的拼音像会发光的小熊呢。”他接过本子时,嘴角扬起的弧度比蜂蜜还甜。

走出教室,远远望去,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像极了小林画的小熊。教育从来不是把种子都浇灌成同一种形状,而是耐心等待每颗种子,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破土而出。就像黑板上的拼音,在某个孩子的眼睛里,永远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。



另一种绽放

□ 曾克明

初登讲台时,我立志要用爱与责任呵护每个孩子。但面对一些“油盐不进”的学生,常感束手无策,直到遇见小毅。

开学第二天,这个农村男孩就主动帮我搬作业本,动作熟练得像个大人。后来才知道,他在家不仅要帮父母干农活,还要照顾弟妹。一次班会课上,我让同学们分享“最骄傲的事”。轮到小毅时,他低头搓着衣角,小声说:

“上周末,爸妈去镇上卖农产品回来晚了,没时间做饭,我自己学着做了蛋炒饭,一家人吃得可香了。”我当即表扬:“这种担当比考满分更珍贵。”他的背脊瞬间挺直,眼里闪着光。

课堂上,小毅总是坐得笔直,课间追着老师请教,但他的成绩

始终不见起色。一次测验后,他红着眼眶哽咽:“老师,我真的尽力了……”我拉他坐下,指着对面教学楼墙壁上那片葱郁的爬山虎说:

“你看,爬山虎虽然开不出鲜艳的花,但长成了一面生机勃勃的绿墙,用它自己的方式装点着校园。”

见小毅若有所思,我继续引导他: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,成绩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。你在家帮父母做农活,照顾好弟弟妹妹,这种责任感和担当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就像军人,他们保家卫国,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切,需要坚韧的意志和强烈的责任感,这些你都有啊。”那一刻,我看到小毅的眼眶湿润了。

毕业前夕,小毅坚定地说要

参军。这个寒冬坚持晨跑、运动会膝盖摔出血仍跑完全程的男孩说:“部队能把石头磨成玉。我要成为许三多那样的人。”

后来收到他的来信,描述着部队的艰苦训练和战友情谊。信的末尾,他写道:“老师,谢谢您让我觉得自己并非一无是处。您说过,人生的路不止一条,只要努力,就一定能找到方向。”

合上小毅的信,我不禁想起那个眼眶泛红的少年。原来,那些曾被认为不会开花的藤蔓,也可以用另一种姿态呈现出独特的风景。此刻,夕阳下的爬山虎,正用满墙的苍翠告诉我教育的道理:我们不能因为有些植物不开花就否定它的价值,而是引导它们找到自己的绽放方式。